



春秋諸傳會通六冊

元刻本

第六

卷二十

存七葉三十一至

卷二十一

存十七葉一

卷二十二

存十三葉一

卷二十三

十四葉全

卷二十四

存十四葉一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札伯小邾子于平丘

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良水道不可不示威乃
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叔向曰諸侯良水道不可不示威乃
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平丘
盟爭晉先歆及號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
遷賴於鄆縣陳滅蔡此乃敵國以外患臨深履薄臣當急
省責難陳善以當倚於法家拂結以盟外攘夷狄復悼公
於業若弗暇也今乃飾苑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
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苑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
而以兵甲耀之預亦未苟成而不法制治于未亂保邦
于未危如事之預亦未苟成而不法制治于未亂保邦
惡此會如事之預亦未苟成而不法制治于未亂保邦
弭亂之慮遠矣
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

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武底信君苟有不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劉獻齊人不可晉侯
師信君苟有不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劉獻齊人不可晉侯
底信君苟有不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劉獻齊人不可晉侯
師信君苟有不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劉獻齊人不可晉侯

得言復歸
說似可通

冬十月葬蔡靈公

也
附錄左氏

不為卜尹楚事
區者而初靈王如子躬聘于鄭且觀從邑致群下所施舍寬
乃偏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祈曰請神釋於五適有者
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皆遠之齊而長入拜康
王再拜靈王曰其鬪韋龜屬成難宣子曰子干歸韓宣抱子
入叔向曰難對曰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子干歸韓宣抱子
市賈焉何難對曰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子干歸韓宣抱子
有民而無主也對曰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子干歸韓宣抱子
謂無謀者為羈終無人也對曰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子干歸韓宣抱子
楚而無忌楚君乎君陳蔡五難外屬焉苛君誰不能濟之有
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獲神命之國民二信也令羊姓
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命之國民二信也令羊姓

三也龍貴四也難誰能害五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使不好焉伯辭公于河乃

吳滅州來

吾未撫民不可海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而民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夷不棄之使事齊小國皆兄弟也於中行穆子晉曰魯事伯私
以不棄之使事齊小國皆兄弟也於中行穆子晉曰魯事伯私
子告韓宣子也子且曰其圖滅陳蔡不臣一親與大所命共罰否所
用之乃歸季孫且曰其圖滅陳蔡不臣一親與大所命共罰否所
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君無罪知其救而為夷諸侯而執將焉
見季孫曰昔免之為請於晉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諸侯而執將焉
賜而不歸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自歸於魯君微武子魚
且而歸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自歸於魯君微武子魚
也尊晉罪已書至者喜得已

免毅深惡大夫執而致見致則名禮也如國其始執之為非
有擊扶弱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則猶大所命怒能皆
以非發其勸沮皆以不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
賤斥自是而後諸侯不書侵楚以譏之於召陵又益衰
外携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
也深戒陳氏而大夫執亦危之也執也張氏孫氏前見也
者三巴見單伯而下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陳氏順欲立著丘卒公郊公之不感國人非

侯惡公子繹因蒲餘侯而善於庚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
與公繹許之冬蒲餘侯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
納庚與許之冬蒲餘侯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
子繹與許之冬蒲餘侯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
莒無大夫而曰公齊隄黨公殺子鉏送之郊有賂田公毅梁
子意恢意恢賢也胡氏不往是以闕其葬方是時意如
專政而莒嘗訴其罪於晉故怒言而不會其葬也夫怨
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

張氏許氏無謚其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不葬

附錄 楚子使然州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侯晉邢

雍子魚蔽罪邢侯如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叔向曰
三侯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賂以買直於朝叔向曰
邢侯專殺其罪一也書曰昏墨賊殺請從之仲尼曰
墨殺人不殺其罪一也書曰昏墨賊殺請從之仲尼曰
叔向謂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滅曰義也
直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

宮齋入叔弓卒去樂卒事陳氏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

赤黑之禘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蒞事乎二月
君有禘事于廟聞大喪去樂卒事大夫禮也
祭喪之禘主而往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
中樂大夫之中變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

無所謂祭必告是以知祭史柳以聞疾君曰若疾重於廟

祭全隆恤之變而於大聞是則內得也然則有心於廟

外也祭也何書乎此禮者常事也變而書苟以爲可則

樂卒之心視已設祖之饌必不見大臣事之卒必聞樂而卒事其

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也變而書苟以爲可則

春秋何書乎此禮者常事也變而書苟以爲可則

王唯信子故謂其上於蔡亦曰難乎弗圍吳必及於難夏蔡人

助子請又謂其在於上之人亦曰難乎弗圍吳必及於難夏蔡人

莫之如也而在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吳故實諸蔡且微

逐朝吳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吳故實諸蔡且微

前知其爲人蔡之異也吳之極對曰臣吳故實諸蔡且微

也胡民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其於

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之可謂人所去朝矣則爲侯

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譏人知所信矣則爲侯

夏蔡朝吳出奔鄭昭字吳

春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也變而書苟以爲可則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息帥師伐鮮虞

喪大子廷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

兵禦略咸見矣

冬公如平

附錄

周六月

孫得免

故往謝

之

季

既葬

除喪

晉荀

伯宴

有樽以也... 王何也... 狄之室... 其反無... 鞮其後... 有南陽... 董之司... 談不晉... 喪二告... 焉於向... 是叔向... 乎向曰... 以喪賀... 賓宴又... 求而一... 器樂憂... 甚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

也政在... 公五盟... 不而王... 強而能... 下強而... 而中強... 之強而... 夫此雖... 欲自毀... 智者而... 苟道之... 公則謀... 諸侯在... 之民惟... 也盟之... 桓也召... 者諸侯... 者改侯... 物方至... 厲楚于... 志度昭... 憤辱公... 併於之... 驚乾政... 懼谿則... 以諸又... 卒夏微... 舊庶幾... 烈幾復... 恐伯會... 不為大... 逮晉夫... 今君一... 也臣盟

附錄

左氏

鄭伯起聘于鄭與鄭起有環其守國韓子不可大

叔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曰有環其守國韓子不可大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

小邾穆公來朝昭子曰與之燕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氏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祀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秋郊子來朝

左氏

何故也郊子昭子問焉曰若君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氏

陸渾之戎

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

陳氏 自足者九也 吳大夫無矣 滅不書

冬有星孛 丁大辰

除於火陳鄭出必布焉諸侯其有子產曰我乎梓慎曰若玉其

鄭必不火狀以弗與 芒大星孛 房然 公羊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大辰也 何辰者狀以弗與 芒大星孛 房然 公羊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後周分爲二天 氣掃也 置新之象 是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舍龍之大辰也 獨謂大星孛 房然 公羊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心象天子 獨謂大星孛 房然 公羊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單子立王 獨謂大星孛 房然 公羊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人將壅亂 獨謂大星孛 房然 公羊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政也 獨謂大星孛 房然 公羊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張氏 獨謂大星孛 房然 公羊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也 獨謂大星孛 房然 公羊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吳楚敵言 獨謂大星孛 房然 公羊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於楚敵言 獨謂大星孛 房然 公羊 孛者何用確 罕玉其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氏

先死之楚師繼而大敗 吳師獲其乘 舟十餘 岸陽 司馬子魚

後死之楚師繼而大敗 吳師獲其乘 舟十餘 岸陽 司馬子魚

子請取於其眾曰 喪先王之 乘舟十餘 岸陽 司馬子魚

焉請取於其眾曰 喪先王之 乘舟十餘 岸陽 司馬子魚

側曰我師呼餘皇則對 師夜從之 使長鬣者三 吳對楚 伏舟有

肯告我師呼餘皇則對 師夜從之 使長鬣者三 吳對楚 伏舟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氏

先死之楚師繼而大敗 吳師獲其乘 舟十餘 岸陽 司馬子魚

後死之楚師繼而大敗 吳師獲其乘 舟十餘 岸陽 司馬子魚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

災

鄭皆火始也五月七日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日皆告梓慎火登大庭氏之庫晉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

于大出宮使公孫登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孫上巡群屏攝至

先君使府行人庫所燬城下之事商成史徒主司周廟告于

列君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登城三火于玄冥

市使行以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陳不救火許不吊國不

君子產是以天知陳遠許人先亡也禪及禪遂不用吾言鄭又將

公羊

火子產曰天知陳遠許人先亡也禪及禪遂不用吾言鄭又將

當國方有記異也為道彌非左氏禪也而鄭不復言蓋以象推

福可移之理古政人所以德必先變人之驗矣是知吉凶禍

六月邾人入郟

邾郟邾邾開陽縣在左氏人郟人將閉門邾人羊羅邾邾

其首焉遂入邾邾邾邾開陽縣在左氏人郟人將閉門邾人羊羅邾邾

矣從帑於邾邾邾邾開陽縣在左氏人郟人將閉門邾人羊羅邾邾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左氏楚左尹許於鄭仇敵於

也而居楚地矣君盍遷許於鄭晉鄭方睦若伐許而晉助之

楚喪地矣君盍遷許於鄭晉鄭方睦若伐許而晉助之

舊國也鄭曰余俘邕也華在楚國方城之外之蔽也士不

可易國也鄭曰余俘邕也華在楚國方城之外之蔽也士不

許於所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左氏邾夫人宋向之伐邾也故向

三月取之乃盡歸邾邾邾邾開陽縣在左氏人郟人將閉門邾人羊羅邾邾

邾邾邾邾開陽縣在左氏人郟人將閉門邾人羊羅邾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氏許悼公瘞飲大子

晉書曰弒君舍藥物可也左氏許悼公瘞飲大子

弒也教梁止也卒也夫弒者不立乎也其位以與日爾非實

也而死故君即止自責而踰年也胡氏許悼公瘞飲大子

服其藥天子所慎者三疾居其一也胡氏許悼公瘞飲大子

達不敬慎身如疾也而於君蓋言忽也君止疾未

擇醫而輕用其藥疾不先飲嘗而謂廷於君是言忽也君止疾未

城州來必敗

二十年春土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鄆穀

左氏

公羊

其奔未言公言自者此其後諱也何畔則昌為不賢乎公之子喜時讓國也曹伯盧卒于師公言時見公賢君芻之善善也長惡而退賢公子惡止諱也殺梁也曹無大夫其曰公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曹專者能專制也公孫會奔之明曹君無道會以善之奔孫之貴未言自既而之非會之明曹君無道會以善之奔孫之貴未言自既而也玦則夫逾境則曹為位於國而哭素衣裳也待放而無罪此去國常禮免於大矣而曰公孫賢之也後出奔臣子也常禮免於大矣而曰公孫賢之也時之賢侯之所謂子惡臧是也春秋之義善也荀有善取乎為諸侯也孫惡臧是也春秋之義善也荀有善焉斯進之善矣此舜典罰弗及其嗣賞延于世之意也

議者

有乞錄春賢者之類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氏

公羊

取之公孟惡此作宮亂喜初齊師圍欲去之也公朝通乘夫將之亂而欲作亂孟初齊師圍欲去之也公朝通乘將殺之善吾亦知事以公孟將死之吾故也吾事也

齊豹所食養之盜孟繫所見殺之賊其大惡德矣則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蓋義之盜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
宗魯雖與亦聞行事此名者也天與者哉有欲求險危
而求聖人又而獄罪在章求名而難之將奔走之臣法
書斷此而盜名所求齊豹殺之謂也若司寇守其躬以
大入為盜所以為齊豹殺之謂也若司寇守其躬以
何也左氏曰為盜名所求齊豹殺之謂也若司寇守其躬以
然則何固至疾不見殺失親也疾者不日也入衛侯也
衛侯固至疾不見殺失親也疾者不日也入衛侯也
盜所求而名不義於國書曰以賊女何不蓋君不食之
亂豹作而利不義於國書曰以賊女何不蓋君不食之
曰齊豹為利不義於國書曰以賊女何不蓋君不食之
姜賜北宮喜盜而孟繫之賊女何不蓋君不食之
宮氏之宮喜盜而孟繫之賊女何不蓋君不食之
非入齊之斷脈以中公如死孟之齊皆殺之召比宮自閱

國者四尉止也見昭三十一一年胡氏不取然春秋書盜
之故任公輔以也齊豹也公孫翻也陽虎也皆大夫也
諸穀何氏得之非鄉矣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奪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亥與向寧謀曰立而愈於死先諸華亥為有疾以誘群公
子取大子問之則曰弟而殺之夏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
子與華氏適盟以與為質公辰子城等出奔鄭與華氏者而
後食歸公與夫向寧每交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華子者而
之欲歸公與夫向寧每交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華子者而
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不華氏故質其子若又歸華不
其詢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而攻之曰干君而戌辰華有命
登奔之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而攻之曰干君而戌辰華有命
誰納之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而攻之曰干君而戌辰華有命
使少司寇以歸庸

十有一日辛卯蔡侯廬卒

附錄 左氏 是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 歷法 十九年為一月章章有南之歲必周之正月朔

然經朱為蔡侯廬之子東國為廬之弟左氏傳詳矣
交于楚故穀梁以朱為東字而指為一人其說曰
東者東國也士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
之奔此說無據不可取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氏

附錄 左氏 夫王將鑄無射冷川鳩曰王其以心疾死

窳大者不糶乎夫天將鑄無射冷川鳩曰王其以心疾死
成今鐘不糶矣王則和於物其能父乎嘉左氏 既獻而取鼓也
子焉又叛於鮮虞晉荀吳其能父乎嘉左氏 既獻而取鼓也
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使師子為鞮歸使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左氏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

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怨也弗聽敗齊師于
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寵如莒莒盟莒子如齊
沘盟盟于大惡其君

突章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左氏 去年冬十月華

氏齊烏枝鳴公伐宋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
餘以敗宋師而備彼多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齊師死
以裳裹首而去而荷以走矣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
公月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胡會晉荀吳齊師死於新里十
鵝子越師御公與華氏戰于胡會晉荀吳齊師死於新里十
楚遠越師御公與華氏戰于胡會晉荀吳齊師死於新里十
至今是楚國釋君而臣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
至是無寧以越使君而臣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
憂於父兄以命為君憂寡君請受而君聞之對曰孤不佞不
媚是於父兄以命為君憂寡君請受而君聞之對曰孤不佞不
臣是於父兄以命為君憂寡君請受而君聞之對曰孤不佞不
邑無充不亦唯以命為君憂寡君請受而君聞之對曰孤不佞不
謀曰若華氏知困而亂人言曰唯亂門也楚人患之君若惠
不如何出之華氏知困而亂人言曰唯亂門也楚人患之君若惠
又何求乃固請出楚之功而亦死無恥也而疾之諸侯之
華定何求乃固請出楚之功而亦死無恥也而疾之諸侯之
者專華固登皇奄傷宋人從之華定何求乃固請出楚之功而亦死無恥也而疾之諸侯之
也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直劫其君取穀梁 南里
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直劫其君取穀梁 南里
協人心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
楚人釋君而臣是外楚子宜執叛臣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
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戡之使而固請說賊而

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議宋之縱釋有罪
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賤絕而亢不秉獎亂人之惡
自見陳氏書歸甚矣書歸也書者趙鞅也
矣

大蒐于昌間

胡氏

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
農隙以講事而軌物非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
則皆納民於軌而文公遂伯駘射逆洛陽之末矣是故觀于有
莘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大執國命而
也而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其君則設兩觀大執國命而
政之本亡矣後何以蒐之意也此

張氏

許氏曰八年為書不時也

春秋所蒐為後戒之意也此
今此春蒐為後戒之意也此
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昭興以書蒐主蒐以大夫為疆
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禮防昭興以書蒐主蒐以大夫為疆
野即功是以亂極矣而類繁殖而蒐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用
朝廷是倫是以亂極矣而類繁殖而蒐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用
田之是倫是以亂極矣而類繁殖而蒐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用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在位二十五年
九年即位
六月叔鞅

如京師莒景王王室亂

韋氏

左氏

王子朝實起有寵於景

之劉公之庶子伯助之
也願殺之及惡王伯助之
且曰雞雞自斫其尾問之
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
殺無子劉子立有疾五月
卒之盟群王子立有疾五月
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
逐劉子如莊宮突亥單逆
取單以旗不捷與之重盟
殺單以旗不捷與之重盟
奉王以子殺還姑弱大盟
之丙寅伐之劉子入朝必
之亂也馬父曰子入朝必
公羊言不乎外室亂
政曰言不乎外室亂
既取而子無夏我室皆大
本亂其末治者否矣景王
亂者其末治者否矣景王

單為功不逮鄭鑿則可以為罪則溢於姑猶逾年卒克
于楚營翻不書殺天子朝以作亂敬王嘗處於姑猶逾年卒克
是子劉單不書復辟之王不書也
墓詞毅梁以入為少極受例

皆不此條以復辟之王不書也
墓詞毅梁以入為少極受例
知但鄭不通其亦難詞也陳氏說劉單之少極受例

冬十月王三

左氏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

侯氏于路泉
即其遺樂微右
即位不稱王雖未行
即位濟師取前城伐京毀未成西南君繫未
父言之故稱子鮮也
魯之蓋曰悼王均稱爾春秋之君也
何於其卒從其恒稱爾春秋之君也
實則不可弗辯苟非廢立也無亂從其名實則足王亂名
故成之為君則稱王非廢立也無亂從其名實則足王亂名
不成之為君則稱王非廢立也無亂從其名實則足王亂名
為世子忽義不稱鄭忽於其歸也從其恒稱
墓公毅皆不稱鄭忽於其歸也從其恒稱

十有一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長歷推校當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

我行人叔孫婁

左氏

其前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

過之乃推而遷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怨
子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晉人執
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使人也邾與宣又夷也夫寡君之命列
將以叔孫在請之使當之乃固制也邾與宣又夷也夫寡君之命列
宣子叔孫在請之使當之乃固制也邾與宣又夷也夫寡君之命列
叔孫必亡邾君亡國以將焉與其雖何死之謂曾亡
主討違命也若相執焉子皆執之乃弗與之何死之謂曾亡
士伯聽其辭也若相執焉子皆執之乃弗與之何死之謂曾亡
四人之過邾館以如先歸子皆執之乃弗與之何死之謂曾亡
者求病將邾館以如先歸子皆執之乃弗與之何死之謂曾亡
矣為叔孫故申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於冠曰所行
貸見而歸不殺而與之食之叔孫居於館者雖一日必管其
及其將去之殺而與之食之叔孫居於館者雖一日必管其
如始至之

乃復而復不殺也
好而不自強納也
能行其政伯令保而後能為善昭有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
見陵於安於伯此正憂患微弱無憤悱自強之心其失國
時也而死於境外
其自取之哉

附錄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楚大子建之母在郢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
及緝於遠不遂
援者天子守野三務成侯守焉在四鄰慎其四竟也古
而民潰其棄其竟猶不亡何待若教城昔梁伯溝其公宮
亦難同慎其竟猶不亡何待若教城昔梁伯溝其公宮
乎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丙戌仲孫糴卒孟僖○叔孫婁至

自晉

左氏穀梁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將致諸侯者使晉也
月姑至

執而致之於強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蒧以禮立
身而致之於強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蒧以禮立
衛魯之良大夫也昭公稍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
意幸國以聽夫死於昭公之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昭
子使祝宗祈死所氏謂其死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昭
特書至自晉特死所氏謂其死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昭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早也
甚能無旱乎陽不
克莫將積聚也

秋八月大雩
旱丁酉杞伯郁釐卒
日九月五日

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
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勞王越公速之吳踵楚
乘舟上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
鐘離而還成如是一動而及郢

二姓之帥幾如是一動而及郢
胡氏巢楚之附庸實邑之

楚之漸書兵滅巢著入郢之漸匹隣封竟之守既不能
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
故沈尹戌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地不能書明此
為有國之民則不君矣故諸
侯之實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附錄

左氏

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子朝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故士伯立子乾祭而問於介眾晉人乃辭王曰若王
納其使鄭伯如晉子而大叔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
何對曰恤其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三室抑人有言曰
釐焉吾小國懼矣然大王之憂也吾濟何知焉詩曰
蠹之擊矣惟懼之恥王室之不寧也晉之取也知焉詩曰
而與宣子圖之乃徵王太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
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徵王太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
拘得王若收其玉將賣之則為

二十有五年叔孫婁如宋

將為村氏田召子賦車轄之詩而謂昭子
將為村氏田召子賦車轄之詩而謂昭子

夏叔詣會

直缺
冬
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

邾人

齊人

心請公作世心

左氏

會于黃父

子心諸侯輸西大輸王粟具成何日使客晉士伯曰宋樂
踐土以不來宋輸西大輸王粟具成何日使客晉士伯曰宋樂
焉得辟之來宋輸西大輸王粟具成何日使客晉士伯曰宋樂
受師而不敢
衆召伯與南宮
勝正父與南宮
者不與南宮
王事也而無美辭非也
厥職以綏而無美辭非也
子矣此當春為秋以定王事待臣子者亦受而有不辭失此義矣
與晉之公事為編二止此會
有鸚鵡來巢
鸚鵡音穀作權
在武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
公出辱之鸚鵡與標鸚鵡公在巢外野往饋之馬鸚鵡之
以驕鸚鵡微寒與標鸚鵡公在巢外野往饋之馬鸚鵡之
有是鸚鵡鸚鵡來巢往歌其將來及乎童誼哉遙何爾非中
國之禽

有鸚鵡來巢

鸚鵡音穀作權

左氏

武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

有是鸚鵡鸚鵡來巢往歌其將來及乎童誼哉遙何爾非中
國之禽

也宜穴也又東也
此來中陰國也
于汶陽君臣在汶
居陽位臣順臣逐
孫宜陽臣順臣逐
德消宜陽臣順臣逐

秋七月上

則我有一謝違之迭足而類也皆
則我有一謝違之迭足而類也皆
則我有一謝違之迭足而類也皆
則我有一謝違之迭足而類也皆
則我有一謝違之迭足而類也皆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介子通鳥
其拘而死
雞展與訴
邱與於公
氏夜於公
為姑公南
之殺之曰
金故展與
距公與夜
平子若姑
怒怒平將
益言子要
於於季余
邱邱公季
氏之南似
且奚告與
讓讎平養
之季子人
故氏平檀

亦見其重
也詞有繼
之詞有繼
來時雨電
人焉巢異
德信用觀
耳隆亦甚
而求以隆
意者羊
意者羊
意者羊
意者羊
意者羊

左氏

穀梁

穀梁

胡氏

穀梁

胡氏

穀梁

胡氏

穀梁

胡氏

穀梁

胡氏

穀梁

胡氏

皆遂以踞然氏其必食亡臣平闕臣以人臧又而相且二於印
平行告孟逐救無日之爲 告聞克君以言去數 寢射萬氏怨平
子已孟逐救無日之爲 於臺於命事年難公數 不將而於季旃子
 吳逆矣君祭若 日孟入許弗察成 獲在受可及乃公遂拘之
 登往皆對又孟日懿入許之許請之囚罪使有公於公也伯懿以懼之乃走
 叔西陷日無日我子家臣孫弗可之知出費弗許討臣門遂昭之辭數曰出
 之於遂偶北季氏是無也叔孫氏知也久矣聽民多取 昭如墓之冰而
 平陽州弟公若公即臧叔孫如墓之冰而 昭如墓之冰而 昭如墓之冰而

難蹟有類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他弘乃使子魚及
也昔武先衛不亦侯使也其使祝他弘乃使子魚及
公相王空於商成王定乎之選建明德以藩觀之則尚德
橫封父田之藥弱殷民六分魯公帥以宗路氏以法則周
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命於商
少帛精田之會北竟取於殷有闕季之封以康叔命於商
南及圍田之會北竟取於殷有闕季之封以康叔命於商
士誥而封於殷虛皆啓姑洗懷姓九宗以周索分唐叔以
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姑洗懷姓九宗以周索分唐叔以
而有不獲是德分也昭之啓以分物不政疆以宗職三官五正命以
之何其獲是德分也昭之啓以分物不政疆以宗職三官五正命以
康叔爲司使蔡先也季爲武王伯母無官人尚周問王伯猶多
之昭也晉武公之穆也曹爲伯母無官人尚周問王伯猶多
云王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尚先哉晉文爲踐
正其德藏若曰晉重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捷齊潘宋王臣
與范猷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劉子復文捷齊潘宋王臣

經書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與此說殊不合杜氏以子魚所言為盟之次以經所書為伯

杞伯成卒于會任公輔之近地也○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闕地

張氏

盟不至以幸危不在者公以得也
以爲致後事之意致會故已見僖四年至代楚下此條何休
以爲致後事之意致會故已見僖四年至代楚下此條何休
然於書不日爲與信辭又再言公爲喜文似若近之
其重者而志之者是也張氏說亦發明上文公及

劉卷卒秦氏

天子之大也夫也則天王爲召陵主會也卒
我主之也夫也則天王爲召陵主會也卒
也我主之也夫也則天王爲召陵主會也卒
何以卒也夫也則天王爲召陵主會也卒

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
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
遷於諸國此者多卒也張氏曰劉子書者譏其來赴
也孔子蓋知此者多卒也張氏曰劉子書者譏其來赴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張氏
許氏曰不書卿師者見其驕暴而不
圍蔡七年書楚敗之徵是後九圍蔡書棄疾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
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
不能昭十二年楚滅陳蔡不能救而伐鮮虞今晉亦

葬劉文公

祭末有鞅孔圉何哉蘇氏曰晉雖有棄諸侯之辜而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故錄之爾
也外大夫不書葬此何故錄之爾

子胥宰郢皆懷謀越之國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
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其出而奔特賤而書人貪以敗國之情見矣
為善故甚矣故記其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之情見矣
死可賤甚矣故記其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出庚辰吳入郢作公穀陸氏至敗吳師亡衆前固同而楚
政之懼而吳去之郢夫班王入宮子郢楚子取師其妹季羊異我
盜攻之以戈擊王孫由之謂以背受之唯尹濟之宮夫繫王欲
其茅巢之以王奔擊王孫由之謂以背受之唯尹濟之宮夫繫王欲
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
何罪君若惠顧周室施及寡人改若難而棄之何事楚
楚實存之患不唯盟誓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復楚
君執事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乃退
初伍員與申包胥之盟誓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復楚
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能復之我必與之及昭王在楚乃退

楚寡君失守疆場之患也君靈撫之未定君其取分焉德無厭
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君靈撫之未定君其取分焉德無厭
遂亡君之命也君若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伯使辭焉
曰寡人聞命矣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
絕秦師乃出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月夫乘九頓首而
坐秦師乃出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月夫乘九頓首而
大敗夫槩王出子沂秋子秦期子蒲子虎帥車五月夫乘九頓首而
立與王戰而敗秦師乃出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月夫乘九頓首而
戰于公榘之谿吳師又大敗吳師子蒲子虎帥車五月夫乘九頓首而
不關辛聞吳人征之吳爭於楚也曰吾聞之乃歸楚子期入于郢初
不可辛聞吳人征之吳爭於楚也曰吾聞之乃歸楚子期入于郢初

公辛

于吳何室以不稱子反大夷狄也其亂則必歸焉能不和則
穀梁之日入君易無楚也言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

穀梁

逃父老送之何易無楚也言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

楚寡君失守疆場之患也君靈撫之未定君其取分焉德無厭
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君靈撫之未定君其取分焉德無厭
遂亡君之命也君若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伯使辭焉
曰寡人聞命矣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
絕秦師乃出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月夫乘九頓首而
坐秦師乃出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月夫乘九頓首而
大敗夫槩王出子沂秋子秦期子蒲子虎帥車五月夫乘九頓首而
立與王戰而敗秦師乃出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月夫乘九頓首而
戰于公榘之谿吳師又大敗吳師子蒲子虎帥車五月夫乘九頓首而
不關辛聞吳人征之吳爭於楚也曰吾聞之乃歸楚子期入于郢初
不可辛聞吳人征之吳爭於楚也曰吾聞之乃歸楚子期入于郢初

明氏

道反其狄母者戰則正夫乘敗之入則績而深為利居人誰毀之國故
道反其狄母者戰則正夫乘敗之入則績而深為利居人誰毀之國故

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率號非有心於賤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冰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因事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無期公而自公鏡之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陳氏 入郢國不言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王公羊作夏歸粟于蔡

左氏 歸粟于蔡以周亟於歸無資左氏 歸諸侯無粟歸之曷為不歸也言侯諸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穀梁 歸諸侯無粟歸之曷為不歸也言侯諸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

胡氏 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畧而不序何也蔡為楚道矣然後特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隣從簡書之

於越入吳左氏 於越在楚也

穀梁 中國士卒罷敵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

陳氏 昭定之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

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率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率也則楚

者於越入吳二胡氏說見哀十三年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劉說為合公羊注以為因以見善惡者越中無此意陸氏例於越未知名是於越否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毅梁

定之意如逐昭公而日卒者明

定之不惡而

胡氏

是也仲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而日卒者明

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如何

以書卒見定雖受國於季氏苟

有叔孫姑之見大夫全始終之權也

定雖受國於季氏苟

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

其讎三綱滅公室

附錄

左氏

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

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

張氏

許氏曰晉

不能服與鮮虞睽各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橫加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氏

敗也楚

按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滅許而齊鄭

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

亦秋以終則也夫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

周僭

是伐馮滑也往不假道於人關外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

入出公自東門衛侯怒使弼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

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

與二鼎成之昭兆而定之擊鑑苟禮可以為納之難君將以文之

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德無乃棄之乎亦証乎天子唯周公

乃止之臯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

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

張氏

黨亂人命正也然倍

按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君無兵將者
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以張實以倍臣
公山不狃侯犯陽虎皆離之徒魯未叛故鄭師耳當是
時晉伯已失諸侯陽虎之徒魯未叛故鄭師耳當是
師雖出晉已失諸侯陽虎之徒魯未叛故鄭師耳當是
欲春秋皆書成六年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
道也此與成六年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
而討伐周之國
何不書伐哉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氏

之幣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

得臣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遂子遂叔孫
變乎蓋遂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
起乎蓋遂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
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於所為讀若不可不察
也左氏記其事曰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
也若不能居魯而息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
者有執如先君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
也而執如先君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
劉氏謂春秋命二子倪焉為其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左氏

故特書以見焉杜氏以為晉不備禮
故經不備書此末為知聖人之旨也

後而公曰唯寡人說子之言而飲之酒於絲上獻楊楮
六十於簡子賈禍弗可為也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
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樂祁來致
使而私飲酒不敬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樂祁來致
稱人無名以執非伯討也未致使而趙萬陸皆有獻焉則
弗執之矣無名以執非伯討也未致使而趙萬陸皆有獻焉則
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列卿私意威禍之柄移
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列卿私意威禍之柄移
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列卿私意威禍之柄移

冬城中城左氏

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穀梁

或曰非外民也張三

家修張故公懼而脩內城也
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也
無傳疑左注是

季孫斯仲孫忌師師圍郕

左氏

何忌不言何闕文

公羊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諷二名二名非

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諷也春秋之制也

附錄

是年陽父又盟公及三桓於周杜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氏

傳氏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

之合也鹹志

張氏

許氏曰伯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

諸侯之判也

此為齊景公圍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

鄭糾合之事可與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左氏

齊鄭盟鹹微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

即沙結盟

張氏

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而齊侯從

宋公以非所宜也

張氏

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

臣以給晉殘其百姓

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伯

不亦罪人也

渠苒比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度次

吳越之禍尚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伯國

復乎柰何今日之言衛靈公之無道也非包藏禍心以

圖晉為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

孟懿子將宵軍齊師聞之壓伏以待之

殺女虎懼而死言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

乃還不敗張氏曰東夏諸侯惟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許氏

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

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欲力征經營以定
不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
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
伐晉救無功於
是而及齊平矣

九月大雩 **公羊** 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如晉圍運費重不恤
民之應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

冬十月

附錄 是年春齊人歸鄆陽以爲政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 公侵齊門于陽

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
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顏殫頗

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
足而先其兄會以呼曰猛也毀其目也師退冉猛傷

曾無軍政 **張氏** 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
士無關志 **張氏** 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致以危之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 遂毀之主人出冉猛
逐之顧而無繼僞顛 **公羊** 外紀強齊再出尤危於侵鄭

陽虎曰蓋客氣也 **公羊** 外紀強齊再出尤危於侵鄭

也 **穀梁** 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致 **張氏** 孫氏曰公
侵齊以重 **穀梁** 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致

其怨甚矣 **穀梁** 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致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至自瓦 **左氏**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師已去未入竟 **公羊**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年會趙盾 **胡氏** 春秋大夫之辭也 **左氏**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而文勢同 **胡氏** 春秋大夫之辭也 **左氏**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言晉師而輕也 **胡氏** 春秋大夫之辭也 **左氏**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兵權之意 **陳氏** 春秋大夫之辭也 **左氏**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奪其民 **陳氏** 春秋大夫之辭也 **左氏**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公三家 **左氏**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

重師之義與前說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

春秋之旨。不許大夫特因此。又宣已後九。為重耳。宣已後六。伐我多。而一。宣已後七。侵我。五。宣已後。一。用兵。則衰矣。而欲與。齊。侵。少。蓋。魯。自。中。出。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

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曰衛君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不唯禮是視而受此盟衛侯以信涉也而有如衛君其改卜嗣寡大夫問故公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焉必大夫以而子與大夫之禍豈君之過也夫苟有孫賈也公苟則往有難臣之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王孫賈曰公朝國使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則我病何如矣皆曰五國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何遲之有乃叛晉人請與盟許周卿士不書監師不親侵也伊闕 **陳大** 始此其言遂何晉即六年鄭伐周闕外兩事故曰遂

張氏

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云者假王報命也

陳氏召陵之書遂例詳見僖四年及宣元年。執晉自召陵之書遂例詳見僖四年及宣元年。以人無名春多侵衛豈果潛師掠竟故蓋義不足以服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

衛左氏

師侵衛晉討衛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左氏** 結叛

從祀先公 **左氏**

季寤公鉏極於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無欲去三叔孫氏仲孫忌不得志於季氏。更叔孫氏因陽虎孟陽虎欲去三叔孫氏仲孫忌不得志於季氏。順非一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以順祀祀取媚順祀

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

國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失而復得也先王所

賜謝氏曰謂之歸者以明竊之失而復得也書尊之也

此說非盛德不能受而用力禽之曰獲疑穀梁得其是也

非用氏禽之曰得實玉是也故獲人梁得其是也

若左氏以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人以為無

益近用氏而為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寶之為惡

名哉蓋虎既奔而追者獲之耳○又四方則之為惡

年五蓋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為惡

晉車千乘在中央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

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焉未可

欲伐之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君在焉未可

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君在焉未可

伐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糕媚杏三邑於衛○時晉獲齊車五百

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糕媚杏三邑於衛○時晉獲齊車五百

諱伐盟主陳氏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

以次告不書伐春秋重絕晉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

主則其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

齊則其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

亦叛晉器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

故也是故春張氏任氏曰此伐晉也書伐而書次于

秋重絕晉也張氏任氏曰此伐晉也書伐而書次于

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父矣年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于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而蓋因齊宋欲伐晉之善魯能早備故不伐而書次于

以爲其告而書之也示能早備故不伐而書次于

不其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國之說或然而聖人境內

玩晉之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國之說或然而聖人境內

可通而陳氏說又無名妄動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三 廬陵進士李廉輯

定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謝氏曰前此曾數侵齊前八年張氏及齊平

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孔子為相
願平故不稱公暨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與之平也
德親懷隣國講信脩睦而我平也此子與之相也
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此一齊國哉宋
楚其固佳然汲汲而平齊亦非其起於上故書國
此說固佳然汲汲而平齊亦非其起於上故書國
見隱六年下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穀作類左氏公會齊

其實夾谷孔丘相黎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知禮而無勇
退曰士兵之兩君好合而商夷之倖以兵亂之孔丘非君
所以命諸侯也商不謀憂夷不亂華倖以兵亂之孔丘非君
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不義於人為失禮君出必不齊
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必不齊

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者亦如之齊侯將對曰而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出門嘉樂不野既公而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出門嘉樂不野既矣而既具是棄禮也執事也且具昭德也田陽不昭不離會也禮而名惡子蓋禮也夫享其所以昭德也田陽不昭不離會也虎九不果享此田齊歸要盟不索故略不書也

穀梁

胡氏

侯遷止之而我屬其臣曰夫使人寡其人君與行古人之道三子獨率之入夷狄也文君之獲罪於魯若之何晏過則謝之質也於理而強眾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張氏

於衛人許晉人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曰殺於衛人何奔晉人張氏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曰齊能服則徒已矣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左氏

公羊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杜何曰三邑皆汶陽也鄆陰田孔子相夾谷歸魯義而歸鄆龜陰田孔子相夾谷曰君子謝過以質小謝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

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曾不應復得
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所引文也曰歸者會請而得
公貪而受之此語孔子獨書而歸之也定公齊侯相見
晏子歸及闡矣而此心服馬禮之設于野所以齊侯相見
嘗歸曰來歸者矣此心服馬禮之設于野所以齊侯相見
之也曰歸者會請而得
谷商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之也定公齊侯相見
邵商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之也定公齊侯相見
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楚而言曰仲尼盟夫形而筆削自序其
其侵疆桓公過故揚子楚而言曰仲尼盟夫形而筆削自序其
齊人歸地皆書曰義責序而楚人求盟夫形而筆削自序其
績可乎聖人會物於身萬象異而無所避也於我
於真無所忘也其曰天神之將喪安而無所避也於我
皆於斯文也天自喪矣而亦何嫌人之其也後死也於我
與於何是也天自喪矣而亦何嫌人之其也後死也於我
如手何是也天自喪矣而亦何嫌人之其也後死也於我
歸必西言則猶歸也取也而亦何嫌人之其也後死也於我
也濟之願則猶歸也取也而亦何嫌人之其也後死也於我
齊人願則猶歸也取也而亦何嫌人之其也後死也於我
鄭陵矣是則願歸也取也而亦何嫌人之其也後死也於我
論之諸侯如有用者善者善者善者善者善者善者善者善者
論之諸侯如有用者善者善者善者善者善者善者善者善者

矣香秋義存君親故特諱而不書詳見宣元年程
子曰齊服義而齊人歸之故書來歸謝氏曰書來者
非我求之於齊齊人歸之故書來歸謝氏曰書來者
矣參諸家當以齊穀歸及史記謝過之餘見來歸者
下氏所載夫子請是年為大司寇十之二年使仲景為
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為大司寇十之二年使仲景為
以王氏道用管而三家墮邑所謂齊變而齊景服義
此見於王道用管而三家墮邑所謂齊變而齊景服義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

師圍郕作郕字公左
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不可成子欲立武叔
公右侯犯以郕叛武叔馬正侯不可成子欲立武叔

復圍郕弗克也孫謂郕工對曰臣之曰弗克弗能而公若貌固
憂社稷之患也孫謂郕工對曰臣之曰弗克弗能而公若貌固
四言矣叔孫也孫謂郕工對曰臣之曰弗克弗能而公若貌固
必不齊矣叔孫也孫謂郕工對曰臣之曰弗克弗能而公若貌固
齊使至齊人將與郕人死也宣言於郕曰然將侯侯侯侯侯
易子不齊人將與郕人死也宣言於郕曰然將侯侯侯侯侯
矣子不齊人將與郕人死也宣言於郕曰然將侯侯侯侯侯
此齊人不齊人將與郕人死也宣言於郕曰然將侯侯侯侯侯

此齊人不齊人將與郕人死也宣言於郕曰然將侯侯侯侯侯
矣子不齊人將與郕人死也宣言於郕曰然將侯侯侯侯侯
易子不齊人將與郕人死也宣言於郕曰然將侯侯侯侯侯
必不齊矣叔孫也孫謂郕工對曰臣之曰弗克弗能而公若貌固
復圍郕弗克也孫謂郕工對曰臣之曰弗克弗能而公若貌固
憂社稷之患也孫謂郕工對曰臣之曰弗克弗能而公若貌固
四言矣叔孫也孫謂郕工對曰臣之曰弗克弗能而公若貌固
必不齊矣叔孫也孫謂郕工對曰臣之曰弗克弗能而公若貌固
齊使至齊人將與郕人死也宣言於郕曰然將侯侯侯侯侯
易子不齊人將與郕人死也宣言於郕曰然將侯侯侯侯侯
矣子不齊人將與郕人死也宣言於郕曰然將侯侯侯侯侯
此齊人不齊人將與郕人死也宣言於郕曰然將侯侯侯侯侯

門以備不虞侯至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師至侯請易於齊
有司觀之將甲以圍侯侯犯齊人謀
介我侯犯之請行邑之侯犯齊人
免我侯犯之請行邑之侯犯齊人
胡氏 叛可伐矣諸侯出而後師圍之
子夫道征而後伐自強其逆彌甚夫強則諸侯失道故自諸侯
大夫出世而後失矣自強其逆彌甚夫強則諸侯失道故自諸侯
命三出而後失矣自強其逆彌甚夫強則諸侯失道故自諸侯
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惡於下而不願亦勿施
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而不願亦勿施
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不知家之惡於下而不願亦勿施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氏 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
使向巢如晉盟且逆晉將作亂也尸子然無疾於公逐桐門右
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尸子然無疾於公逐桐門右
師樂祁之子樂祁也樂祁戴大心也
明樂祁之子樂祁也樂祁戴大心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氏 五子與之公富獵十有白馬四分其室
變向雕雕之欲公懼將走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
扶雕而奪之雕之懼公懼將走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

曰子分室以與猶也而獨卑雕亦有煩焉子為君豈不
過出竟君必止吾兄也五子與之公富獵十有白馬四分其室
辰暨仲是石疆出奔陳也五子與之公富獵十有白馬四分其室
按經書公疆出奔陳也五子與之公富獵十有白馬四分其室
母弟辰是石疆出奔陳也五子與之公富獵十有白馬四分其室
廷吾兄之說遂直指地為景公弟也杜辰之兄因辰有地
則書法何一則曰公地為景公弟也杜辰之兄因辰有地
有母弟稱弟之文於公地為景公弟也杜辰之兄因辰有地
不主母弟稱弟之文於公地為景公弟也杜辰之兄因辰有地
公以變難為景而失弟則又難通矣且胡氏弟亦曰先儒
以輩行雖為景而失弟則又難通矣且胡氏弟亦曰先儒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南 鞍齊公作
謝氏自晉難也安
謝氏自晉難也安

叔孫州仇如齊 左氏 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
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執事夫望也所以事君
封疆社稷是敢以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執事夫望也所以事君
下之所惡也君豈以寡君之執事夫望也所以事君
致邱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謝致邱也齊以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出奔陳 左氏 宋公寵向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出奔陳 左氏 宋公寵向也

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蕭仲石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強公之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
重出叛臣不可言者
從內臣受也
出奔離骨也
曰未失何也
可奔今故也
言弟以矣
歸仲石以
例以明無罪
者也夫事君
已而輕於去
首從之別其
叛而大心自
蕭以入逆詞
國入逆詞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左氏
取始至晉也
還叔平六年
曾孫鄭

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

之時不於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

郕○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

氏將墮費公山不榘武子之孫輒費人於是以襲魯公與三子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齊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墮費城於是帥乎季孫二月不墮費城於子行師墮師善也穀梁穀梁城百雉是而師強善也穀梁城以千乘都民諸侯過其城則公任大聖復古城制強臣勢也穀梁城以千乘都民諸侯過其城則公取邑於他若更胡氏家富不制國不過乘以此防民諸侯過其城則者三家之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禮各固其城公室欲

亦不能制也而仲尼遂墮三城其地則以禮為國

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恃其城勢有者三

可小為之兆也而有興而諸國絕世準則地方大夫里

於禮而以得者必有與滅國絕世準則地方大夫里

上禮下不相所順而王政行矣故曰亦有用為善者其都則也

有三年陳氏叔孫墮出昭公矣於是是為墮三都之願也

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如大有大用孔子者期月而已也

即人心者論也故曰如大有大用孔子者期月而已也

違於墮羊都之齊歸田之如大有大用孔子者期月而已也

十年然則孔子自空宰為司然曰孔子者期月而已也

季孫所重是以空之相事復無遺民七來歸四邑正

卯政化大行朱孫重事復無遺民七來歸四邑正

如徒司馬考之官乃三載亦多疑如魯人

公馬正想考之官乃三載亦多疑如魯人

定孟子曰孔子別設官無其武仲為公鉏出聖

及桓子而受女樂孔子也便行矣然孔子之仕

子而受女樂孔子也便行矣然孔子之仕

子而受女樂孔子也便行矣然孔子之仕

子而受女樂孔子也便行矣然孔子之仕

子而受女樂孔子也便行矣然孔子之仕

子而受女樂孔子也便行矣然孔子之仕

為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作而為政所謂立之斯立緩之斯去動之斯和聖人感仲由以萬物觀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墮都之議夫叔季二人亦非感於氣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議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

秋大雩

用孔子主澤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也公作晉侯誤

左氏

墮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二月公圍

成公至自圍成左氏

將墮成必不至於此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人

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與動大衆故出成弗克也○國內而書至者致成天不親與下諸侯不皆告○宰○親○征○反○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重○而○伐○小○邑○則○為○取○深○矣○何○危○爾○邊○平○齊○也○何○以○強○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言○圍○使○若○是○國○然○大○胡○氏○致○危○也○按○是○少○正○公○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公○

與聞國政三月而內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得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亂亦如也○亦○不○能○正○如○等○必○肆○疑○未○能○專○行○嘗○國○之○政○也○未○墮○無○辨○之○亂○如○也○亦○不○能○正○如○等○必○肆○疑○未○能○專○行○問○矣○雖○未○墮○無○辨○之○亂○如○也○亦○不○能○正○如○等○必○肆○疑○未○能○專○行○乎○中○國○以○及○自○墮○月○公○圍○成○亦○不○能○正○如○等○必○肆○疑○未○能○專○行○不○待○兵○革○而○自○墮○也○

魯故聖人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襲耳至四胡
氏所引史記則明未如必之故胡氏宏攝相事至十
年然後行者無他焉如天然之畜養物隨其分限為
大過會計當死之乘節為亂則空而正封域則墮溝
則必養生司寇而治奸矣故則少不司言三而墮直
公成不墮三司寇而治奸矣故則少不司言三而墮直
及公成不墮三司寇而治奸矣故則少不司言三而墮直
日所公聖人色斯無者矣安有明由大司言三而墮直
事所以必築園大其無者矣安有明由大司言三而墮直
之得而實故魯世家絕與墮都之文明年由大司言三
似歸為女樂孔子行
等皆為十三年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氏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有地高平鉅野縣西南
日而後及絳曰不可三月師伐河內垂葭我既濟水矣乃
伐河內及絳二君將使師伐河內垂葭我既濟水矣乃

夏築蛇淵圃**左氏**時也書不師伐河內垂葭我既濟水矣乃
及國也夫圍成弗克
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蒲**左氏**非夏蒐
為決非時孔子服強都已墮國家間暇可以般樂乎此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鞅謂其父曰歸我衛不貢五百家是吾舍諸晉陽許諾
歸告其父曰歸我衛不貢五百家是吾舍諸晉陽許諾
陽絕孟怒殺之也齊不與圍邯鄲將之也董安于聞之
與睦邯鄲不與圍邯鄲將之也董安于聞之
備諸趙孟曰晉國將命始禍者死孟為後秋也安于曰
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始禍者死孟為後秋也安于曰
氏伐趙氏之寧我獨死請以始禍者死孟為後秋也安于曰
人圍趙氏之寧我獨死請以始禍者死孟為後秋也安于曰
胡氏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也叛何也人臣專
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義故爾延居外不釋兵
以叛入者不赦之罪明臣有困於義故爾延居外不釋兵
詞以叛入者不赦之罪明臣有困於義故爾延居外不釋兵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射而欲為亂於文氏梁嬰父魏襄於文亦與范昭子欲以吉無

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晉以梁嬰父魏襄於文亦與范昭子欲以吉無

范皋夷今代之臣始禍而於晉侯以鞅刑命大夫遂始禍者而載之

書在河韓不三信魏曼多而遂公肱以鞅刑命大夫遂始禍者而載之

冬荀韓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弗克逐之可

子弗與也公齊聽遂伐公肱助公為良醫唯伐君弗克逐之可

民弗與也公齊聽遂伐公肱助公為良醫唯伐君弗克逐之可

寅弗與也公齊聽遂伐公肱助公為良醫唯伐君弗克逐之可

韓士不射也奔朝歌子荀寅夷范氏助公為良醫唯伐君弗克逐之可

胡氏離折示滅威服荀寅及子曼多室子昭知文士子荀射簡荀

而鄭叛諸侯于五氏而齊叛于內故奔會于陽谷而趙于內

焉邦入于朝歌而荀寅大夫衛叛于內故奔會于陽谷而趙于內

而稱人或其書以守寅也春秋晉國之大夫而趙于內

于策見其效也故莊襄伯曰國備矣至是或畧而天序或莫強

失德寵賂章也晉御始禍公綠衛貢也樂祁見邪也官楮之

也蔡侯從吳荀寅昭公弗納也鞅賂也而執也晉獻室楮之

是復能主盟矣故昭公弗納也鞅賂也而執也晉獻室楮之

大不復能主盟矣故昭公弗納也鞅賂也而執也晉獻室楮之

晉趙鞅歸于晉

者易辭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蘇氏與曰三子去國

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得其歸侯易矣蘇氏與曰三子去國

其罪一也鞅歸于晉非與之故也復侯易矣蘇氏與曰三子去國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歲越又人吳悉書于史以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
接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創
之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報越則夫叔之戰復父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牽公作地晉人圍朝歌
侯于脾上梁之問謀救范中行氏析成張氏齊景
王挑甲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克不而還張氏齊景
求伯誅晉之君同為范中行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
而范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曹**張氏**許氏曰齊
之會謝氏曰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
樊亂五謀動干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祭社**張氏**宋魯衛崇
能清宋難也此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
謀之患范氏疑謝氏說其國而

諸侯親兄弟之公羊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服者何朝
國與之共福宗廟然後受祭社實時穀梁石尚士也何朝
天子助祭而歸之故書春祭祭社復正也

魯大夫不祭而歸之故書春祭祭社復正也
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祭社復正也
已衰使自宣十年孔子相魯之後至此始別蓋晉伯
室借衰此以國無統而亦孔子相魯之後至此始別蓋晉伯
孔子之意何已為膳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幾盡歸服
入朝何則各以感調魯哉而祭故天子禮言於古者諸侯
衰諸侯共福之禮與之職來故以天子禮言於古者諸侯
何與於此哉敬王乃祀之則脰肉親魯而歸中其樂也周
大者於此然以時事之則脰肉親魯而歸中其樂也周
而行之也諸侯不能奉尊事是典禮廢壞之餘猶能幸
又按周禮行人所致則神以交諸侯與之福謝氏曰王受
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以交諸侯與之福謝氏曰王受
子分謂之歸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
洮大子蒯聵獻孟於齊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我而朝定爾妻猪曷歸我文環大子羞之謂戲
陽人曰夫從人我而朝定爾妻猪曷歸我文環大子羞之謂戲
朝夫曰夫從人我而朝定爾妻猪曷歸我文環大子羞之謂戲
而夫曰夫從人我而朝定爾妻猪曷歸我文環大子羞之謂戲
其黨故曰孟將殺余鄭公執其手顧以登臺大夫見其色啼
禍余不許將死於余曰若夫則齊大夫子無道使人曰戲陽逐
弗為余以紆予死誘曰余若夫則齊大夫子無道使人曰戲陽逐
女通于南公之子惡而逐之無倫子相去之義今去父之義小
去無道南公之子惡而逐之無倫子相去之義今去父之義小
世子國本也故以寵南公之子惡而逐之無倫子相去之義今去
所欲殺南公之子惡而逐之無倫子相去之義今去父之義小
繫於與而子之行矣春秋兩身者其於罪故特書宗廟社稷不
毀滅天理之使父子相殘也而靈公無道不書宗廟社稷不
崩潰者不之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為惡則愈大反不知
彼所羞者不之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為惡則愈大反不知
可羞乎蓋已之曠聞野人惡也歌其殺心慙焉殺則以謂夫之
人惡於南公之子惡而逐之無倫子相去之義今去父之義小
成趙陽後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遂朝曠矣此其逐公也

公羊

張氏

胡氏

不常如左氏所記又崩曠出其家使真宋南子家也崩曠
常山劉氏之惡崩曠出其家使真宋南子家也崩曠
也南子之惡崩曠出其家使真宋南子家也崩曠
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欲去不鮮矣而靈公也崩曠
之謂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欲去不鮮矣而靈公也崩曠
靈公謂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欲去不鮮矣而靈公也崩曠
以春秋左氏所記之乃南子婦之誣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然以春秋左氏所記之乃南子婦之誣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與然以春秋左氏所記之乃南子婦之誣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得此條之公谷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也
然則申謝氏亦曰賢否雖異而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
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晉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宋華元之族皆以明年自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公羊

則書而大蒐亟也於此則書而譏罕邾婁子會公

非於都子會
殺梁陳氏
會公于比浦也
自舍中
年矣於是比浦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郈
也故曰春秋速於大夫此四詳見昭八年桓子孫微矣
其谷而蕭叔朝公大鬼于此昭八年桓子來會公皆非

城莒父及霄在氏

故懼而城晉助范氏

未詳何曰是資而巳○
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無拾遺齊懼比面
朝故賤之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
臣謬之象也其

附錄

是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在氏

邾隱公來朝子高其容觀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二君者皆先
焉高仰焉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
乎邾子益來傳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在氏

死重也改卜禮也

公羊

也為不其言其所食漫

穀梁

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在氏

吳之入楚也胡子

命者楚既定胡子豹多取費焉用二月楚存亡有
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胡者所謂國罪大
自滅而後人以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
委命者既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辱不歸也故楚子
不命者既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辱不歸也故楚子
書爵而胡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

轉也巳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

月周五月得二

也說詳見僖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成是以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

欲取地以與之

宋向榮伐鄭卒至十三年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

類事相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公作蔭

張氏

許氏曰齊衛新與鄭宋同盟叛晉故為宋出

邾子來奔喪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稱

之也何君也

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備用夫人禮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

左氏

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具穀作

辛巳葬定妣不稱小君

後

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故止書卒書葬而不書

周敬王二十六年

冬城漆

怨謀且國如此

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禮也其備之者非禮之常耳故胡氏取公羊而削其未踰年

張氏

城漆初謀伐不務善隣而以喪地之故勞民力啓隣

如定公在位十年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

卒其初年曰以著定公命國事分崩固無是言但陽虎

既奔之為李氏曰然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

孫而墮禮莫之謀雖實正大明禮義之教而分器莫之

保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會洮城營而不城漆

無非助亂弱宜哉其末會牽會洮城營而不城漆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四

後學廬陵李廉輯

哀公止於十四年謚法折仁矩恭曰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

楚子圍蔡報栢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

胡氏

其夫國也而以諸侯故得見中鄭昭奔隨此

復見者蓋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中鄭昭奔隨此

蔡宜不報而議之輕重有至不忍與共戴天者今楚

之志愧於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

鄭宋魯衛
亡春伯也
無伯也
為之也
鄭宋魯衛
張氏
許氏曰伯主奉于以正天下而諸侯至

止三晉文元與伯侯之來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
伐晉雖未絕時諸侯之伐晉然春秋二國伐晉晉無異
書遂尚矣未絕時諸侯之伐晉然春秋二國伐晉晉無異
於列國矣得此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附錄
左氏

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
取人魏不存之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不可食已弗
不行之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長寇雖悔之不可求伯
十年之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長寇雖悔之不可求伯
吳人越不書吳其不為昭慶越不告敗也吳平
事按夫不書之戰左氏復讎天下之大義也乾時之役胡氏

以書若為復讎幸事則當書公論之大之今乃不
戴且天兄弟之掩孝子之美乎竊嘗論之父子不
猶且不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今夫差於句踐可殺
而中不殺乃利其厚賂而終事今夫差於句踐可殺
不孝者尚何須讎為榮之也春秋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邾地
左氏
取鄆東田

也及各盟其所得也
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眾悉行
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巳不與焉通越之辱兆矣定公之

知以禮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免於不見伐徒自辱焉
相繼以禮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免於不見伐徒自辱焉

故也故詳書以取其罪而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隣之
盟其昭公也意莫如叔孫氏救意無得季氏四盟者各

其昭公也意莫如叔孫氏救意無得季氏四盟者各

子孟孫氏救相子而陽虎奔今得
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無王
伯強叛人弱之亂至於如此
蓋自謂而二胡氏盟季孫臨之
人伐此條而人盟季孫臨之
邾子來謂猶君矣張氏取此
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
田邾之分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後

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
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
謂之對曰命祗辱夏衛靈社
揖在命也對曰命祗辱夏衛靈社

若子君之命也對曰命祗辱夏衛靈社
謂之對曰命祗辱夏衛靈社
揖在命也對曰命祗辱夏衛靈社

滕子來朝

按滕來朝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氏 六月于晉趙鞅納衛

統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
告於明哭而入遂居之
子易為不言入于戚父有

父所得有子而廢之國文子不得有父
也何信用弗受也王父則不也
父也信齊而辟王父則不也

胡氏

胡氏 蒯聵之子也
蒯聵之子也蒯聵之子也

其順且易則曰無所事乎納其矣所固有
納矣順且易則曰無所事乎納其矣所固有

命廢之罪而立他子及公以之卒大臣乃未嘗謀之
命廢之罪而立他子及公以之卒大臣乃未嘗謀之

於殺莫不敬其父其賢者以之主其國乃未嘗謀之
於殺莫不敬其父其賢者以之主其國乃未嘗謀之

且繼不也而奪其位不子之乃天理逆矣何之
且繼不也而奪其位不子之乃天理逆矣何之

特繫納與衛世子蒯聵于戚
特繫納與衛世子蒯聵于戚

義靈公與衛世子蒯聵于戚
義靈公與衛世子蒯聵于戚

陳氏

陳氏 蒯聵之子也
蒯聵之子也蒯聵之子也

也子正矣皆蒯聵之子也蒯聵之子也蒯聵之子也
也子正矣皆蒯聵之子也蒯聵之子也蒯聵之子也

故春秋以正其書則知前蹟為惡事而後此名以出

父而程不與其國為執許者委不得復立可立使不失若

此說得而大抵則父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一條

如二劉氏之論明白洞達而無疑也

事則罪在君親誅無將將而必誅使蹟果有命無命

決無得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故不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績南公在戚城左氏齊人輸范氏栗鄭子賤子般送之上吉

保焉今鄭為不易天明君欲擅晉國而城其國寡君待鄭而

德義余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之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

馬無入于兆下鄉之罰也甲戌戰衛大子為右鄭人擊

簡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其讎旗千車公孫之虎取讎旗於

鼓音姚之衰幕今日我獻既戰簡子曰吾伏弔嘔血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今遷于州來蔡侯告大夫蔡元夫請遷于吳胡氏雖請遷于吳而中

悔也而納聘言不師為入哭而遷墓如蔡使疆于江汝蔡

人聽命而經以自遷矣復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

介不聽命而經以自遷矣復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

國者與謀其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

遷止此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人齊
師為兵首戚不其不義非叛人
也此其為伯討柰何曼姑受命
之義為固可以逐之也然則曷
曠為無道靈公逐之也然則曷
曰可其可柰何逐之也然則曷
是以父事辭家事是上之命
子不圍父也事是上之命
於衛者子不圍父也事是上之
若可立則不曠為父也事是上
乎主兵者衛也何序齊為首
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齊為首
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
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孫從
雖由嫡孫當立然非有靈公之
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也
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

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
仁而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為
其君哉以為無罪則國乃命
之國其位而使父避則衛之
輒辭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
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
有父不慈以拒父則衛之臣
張氏許氏曰觀乎齊之亂則
助子圍以君臣稱兵而齊為
君子圍以君臣稱兵而齊為

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
不戚不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
也戚不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
靈社不為不絕文姜不為不
行于下三事不相類然崩曠
事與文姜不同其說非是

夏四月甲午地震

於此詳見文九年

左氏

季

穀梁

胡氏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氏桓五月辛卯如司鐸火火公宮

桓僖不毀宜為天所災也左氏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

言及敵也何復見也書其宮也左氏言及則祖有尊卑

胡氏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也左氏由我言者不出於桓也

此或五勸也則如之何曰祖有孝子慈孫矣或謂祖考有仁也

極也胡氏言季氏出於桓公立於僖公之豈理也必若

也其時號為賢君故亦不毀之說自桓公故不毀僖公

之章命宰人出也此亦見魯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左氏啓陽漢景公作開

懼晉比胡氏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

而天命矣此魯人季也左氏而宋始窺曹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不量日公孫疆為政之時也許氏曰宋始窺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左氏季孫有疾命正男

葬也則以告而六氏生男正也載以如季孫卒康子即位

言命其圍臣口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

或殺之矣乃討之左氏召正常正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左氏駟之黨

罪也謝氏亦以爲獵得罪於國人故稱人以放獨

夫觀之不取以書其大

胡氏不取以書其大

夫觀之不取以書其大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公哀○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猶不免圍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邾沂田受繹盟
侯水火甚矣諸國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困於

附錄 是年晉趙鞅圍朝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二月穀殺作載

左氏 蔡昭侯將入於家人而卒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

也音懲蓋楚言射即霍也賤者執謂此其罪人盜何賤也

盜以上下人道倫上也內其君而外此謂罪人盜何賤也

公羊 乎君賤者射諸人執謂此其罪人盜何賤也

也卒盜不在人道倫上也內其君而外此謂罪人盜何賤也

無以守身而自衛夫謀而如蔡侯俱亡楚誑吳又委

欲求盜藏以爲春秋又借此名而不與者哉

離公孫君稱之其事成於一且春秋以盜殺君之

區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金玉大弓

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以襲之謂之盜盜竊金玉大弓

爲主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以襲之謂之盜盜竊金玉大弓

齊豹之類故抑而求名若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張氏 許氏曰天下無伯故宋人得

志於爭權執也當合宋襄執景圖伯無成而未亦有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于赤歸于

楚 蠻公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馭申公壽

關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馭申公壽

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寘君之願也夫士蔑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孟曰若將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楚師於三州司馬致邑裂
田以與蠻子而遂執之以異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裂
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北三戶司馬致邑裂
商縣武關也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晉人云者罪之也
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也赤何以名夷狄之也無罪
子曰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也赤何以名夷狄之也無罪
云歸執于楚歸于楚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異宋人今此昌
矣不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父
春秋所惡至此

春秋所惡至此

城西郭

左氏

備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

左氏

左氏

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
災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
災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

上而柴其下何

左氏

其至亡國之社
不待達上也

秋八月甲寅滕丁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

公

附錄

左氏

是年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
五鹿九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
五鹿九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

櫻奔臨十二月陰人孟孟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栢人五年
春晉圍栢人荀寅士
吉射奔齊晉范氏亡

五年春城毗

左氏

左氏

夏齊侯伐宋

此條諸家無傳疑
必討其伐曹非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

范氏之故也遂圍中
衛助范氏故也

蓋討自侵楚之黨則師出庶幾有名耳謝氏以此年
伐衛為蒯聩未
入故亦是一說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氏

左氏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
死諸子鬻奴之子茶

變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
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有憂慮則有疾疾亦姑諱

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真群公子
於萊秋景公卒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
鉏昭子張也茶安孺子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八年張氏曰景公自襄後有孔子晏嬰告以陳氏之禍
孔子告以身死之臣父之子死國亂會未十年陳桓弒簡
公而移其社稷退真范祖禹所謂治愈父而政愈弊
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
無為遠慮者日父而曾

六年春城邾瑕

哀十六年閏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仿爭是以
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矣雖然使魚能
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不歸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焉
以後雖城矣
邑不復志矣
以復書城止此條公羊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氏

吳伐陳左氏

於兵暴豐如莽而未有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
侯從之及未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侵陳至是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
盟不可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有
春秋
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左氏

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
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陳乞鮑牧及
大國人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
子阿若廢長立少罪既受陳氏齊殺其大夫高厚齊來
命又不能全書各罪之陳氏高國為君光齊國高厚齊來
奔齊陳乞弒其君茶
聖人不能全書各罪之陳氏高國為君光齊國高厚齊來
而出奔書名以
舉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相張氏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相故往會之始
結吳好也夷狄斷心可以盛強服難

以衰弱御志以曾政之不脩務專吳親以資

其力君于還之會吳與公孫歸父會楚于宋叔弓會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卒惠

左

楚子軫卒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

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

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

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昭王卒惠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詐國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謀成故先書
當曰國起其大夫也立於陳乞家然後謀成故先書
其母已受命也茶雖
父自絕心為命矣者景公命茶也為其子國已無
是子也絕心為命矣者景公命茶也為其子國已無
其本則也事理不齊則君臣其誰使之春秋本廢
臣以啓亂者乎故不君景公命茶也為其子國已無
生繫父之亂者乎故不君景公命茶也為其子國已無
也曷為齊陳乞亂之初景公謂陳乞然吾欲立茶者
樂臣請立君者欲立則曰吾聞子蓋不立也我君如
千則臣之主欲廢之則謂曰吾聞子蓋不立也我君如
以乘子也與之廢正而曰吾聞子蓋不立也我君如
逆陽主不實諸家已之諸北夫而之曾景公死君也
乞有備身不刑已陳乞於大惡而不知者之罪爾諸
不克殺春秋之義陽生於大惡而不知者之罪爾諸
皆不為春秋之義陽生於大惡而不知者之罪爾諸
陳則乞喜為則陽乞為陽生於大惡而不知者之罪爾諸

書法與齊無知同皆罪其君不待以公子之例使
之與問此條公羊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
未獨詳於左氏有以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
詳矣蓋當於左氏有以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
詳矣蓋當於左氏有以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始因隙地以啓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
張氏
按役老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郕
對公會吳于郕也

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先王未之有也徵百牢
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夫過十吳人
十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師也
禮上物不君過十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師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與辭曰疾君道長而大夫宰
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與辭曰疾君道長而大夫宰

政疆言伯說於曹伯作從之乃北晉而好宋宋人
伐之晉人不救於曹伯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城鐘邢
陳氏以自晉救晉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
亦幾於亡矣謝氏曰曹之病於宋久矣善之也無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肥將

殺曹人詁之不行師待之疆公聞之歸殺之命反
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下之同力也曹伯陽
弋不言滅曹者亡國之善詞上之說因訪政事也曹伯
霸公孫疆獸白鴈言田疇之宋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
而削其曹伯因背晉而奸宋書晉公執虞公不曹伯陽
聽也春秋輕重之實猶虞而宋書晉公執虞公不曹伯陽
諱同胡亂之不書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不言
能陳也按楚滅蔡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不言
思子周道也傷天繫曹檜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曰

吳伐我

此逸夫蓋好常於不書滅也於義亦不言明
也晉則晉嘗喟然於此矣興滅繼絕則齊趙鞅之
所褒大諸侯之漸也齊陳乞弒其君晉之
也夫晉嘗喟然於此矣興滅繼絕則齊趙鞅之

不之曰非禮也君則違之必得志焉臣而告對
死之曰非禮也君則違之必得志焉臣而告對
今子以也所托也君則違之必得志焉臣而告對
曾雖無與立必欲與宗國不難乎王問以於
齊楚輔之是四也夫伐我子齊晉之難乎王問以於
也齊不救何為三月也夫伐我子齊晉之難乎王問以於
城人或有因於吳月也夫伐我子齊晉之難乎王問以於
吾水茲及吳師於至吳竟田焉拘人懼武子城管者
對曰宰濬及吳師於至吳竟田焉拘人懼武子城管者
甲師克東陽而進與之戰好焉患焉且懼武子城管者
車必使子克與戰于夷獲叔子五梧析朱鉏於蚕室
虎若宵攻王舍未可也明百舍于庚宗遂於王公賓
殺國士不為已也乃之內或謂子孫曰不於幕庭卒而
殺國士不為已也乃之內或謂子孫曰不於幕庭卒而

成將盟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之盟是合折骸也吳輕而遠
下之盟將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而還國也吳與
道險猶險道也王請少待人之不書盟而也
伐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城直書不諱我于不言四鄙及與
深也楚晉師圍宋亦云急矣欲盟城與之不可國佐曰以國斃
能少待城借一遂盟于愛妻而春秋夫棄國者未及
使有華元欲見其臣則不棄國也夫棄國者未及
與吳盟者欲見其臣則不棄國也夫棄國者未及
能削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也
侵削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也

夏齊人取讜及闡闡公左氏齊悼公之即位也季康子以

此公盡是至下與國明春而秋伐我者必為特筆蓋曲在國也胡氏諱城此
賢山不狃以叛亡子之欲往豈無意夫如義之國所故
闡公矣孔亡子之欲往豈無意夫如義之國所故
闡公矣孔亡子之欲往豈無意夫如義之國所故



